

如果你也听说

爱上一个自己原本说爱过的人，
 你明知他是渣男，可是你
 停不下来的爱他，但是你又不知道他到底会怎样对你。

王晓露 / 著

SHI TING YE NI GUO RU

抛弃初恋后
她改名换姓



假戏还未真做，“猎物”对她用情已深
父亲出逃，身世辗转，她发誓伤透他的心

最初的爱与最痛的爱，她只为复仇而来

如果你认识以前的我，
也许，会原谅现在的我。

花火暖伤系作者
王晓露再掀薄凉之风

你有没有这样绝望地爱过
献给所有



如果你也 听说

王晓露 / 著

SHUO

TING

也

IN

GUO

RU

爱上「不自己原本该憎恨的人」
的确是需要勇气承认，
你不能原谅他，但是你又不能彻底底解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如果你也听说 / 王晓露著. —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3. 03

ISBN 978-7-5399-5730-2

I. ①如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48971 号

书 名 如果你也听说

作 者 王晓露

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

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编辑 龚 亮 黄 欢

责任监制 刘 巍

封面设计 刘芳英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 220 千字

印 张 9.5

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,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5730-2

定 价 20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CONTENTS



楔子 / 001

不能言说的伤

第一章 / 004

时间分崩离析，相爱只是一时，一转身，却是一辈子的分离。

第二章 / 025

如果你认识以前的我，也许，会原谅现在的我。

第三章 / 048

就是因为我认识以前的你，所以，才不会原谅现在的你。

第四章 / 067

生活是残忍的，不断地给予，却又不不断地剥夺。

第五章 / 085

他们明明离得那么近，却只因一把伞，便失之交臂。

第六章 / 102

每个女孩的心里都有一个童话。

第七章 / 126

命运真是个折磨人的东西。

R
如
果
你
也
N
Y
听
说
T
S

目录

CONTENTS

R
G
N
Y
T
S

如果
你也
听说



第八章 / 150

这世上最美好的感情，就是我喜欢你，你恰巧也喜欢我。就像，曾经的我们一样。

第九章 / 175

这世界如果真的有月光宝盒，能不能将时光倒流到惨剧没有发生之前？

第十章 / 196

我们永远在一起，好吗？

第十一章 / 221

这世上，除了死别，任何生离，都是还不够深爱的借口。

第十二章 / 243

原谅与不原谅，只是在一念之间。这一念，却隔了千山万水。

第十三章 / 268

时光会在多年之后，过滤掉所有的仇恨，沉淀下彼此的思念。那么，伤害与谎言，就变得不那么重要。而重要的是，谁陪你颠沛流离，谁为你承担所有，谁陪你细水长流。命运真是个折磨人的东西。

后记 / 292

——剪时光

楔子

不能言说的伤

如果你问我，十六岁最深的记忆，是什么？

我会告诉你，是一颗牙齿。一颗，我笑起来就会露出缺口的右边的第八颗牙齿。

它毫无预兆地成了我心中的一根刺，随时随地，间歇性，隐隐作痛。

在它残缺的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让人痛不欲生的，除了牙齿，还有光怪陆离的人生。

它像是一个丑陋的印记，就这样，跟随我的一生。无法泯灭的羞耻感，越是刻意隐藏，越是欲盖弥彰。

我张开嘴，那些过往就堵在喉咙里，哽咽住，发不出任何声音。我无法告诉你，它是怎样丢失了完整而洁白的模样。

有些痛，真的，是这样，无法诉说。

后来，我颠覆了所有，离开了我的城市，宁愿一个人生活，也不肯再与过往有一丝牵扯。

我甚至改掉我的名字。从此之后，他们，都叫我桑夏。

我渐渐地那个叫黎梦的女生，以及那段狼狈不堪的岁月，从我的世界搁浅丢弃。

从我进入江艺的第一天起，就不会有人知道我的过往。当然，这样的艺术学院，绝对不会有人在我身上看出一点破绽。因为，我看起来实在是与她们没什么两样。

我也会时不时地折腾头发，将裙摆改成七零八乱的碎角，也会在手腕上戴一串一串花里胡哨的东西，走起路来，“bring, bring”地响。

稍微有些不同的是，也许是我的手臂太过纤细，所以才显得这些饰物太过突兀。

不想上课的时候，我总是爬到教学楼的天台上，悬空而坐。偌大的天空，像一张无形却令人窒息的网，窥视着整个世界，随时便会压迫下来。当我俯下身子看见像蚂蚁一样蠕动的人群时，我感觉到自己在颤抖，那是种近乎绝望的恐惧。

十六岁以后，我只能用这种方式，告诉自己，这个世界再残忍，我还是愿意苟且地活着。所以，原谅我，黎诺，我背叛了你，背叛了我们最后的约定。

可是，我至今还能清晰地记得你四面楚歌的脸，还背负着你残留的罪孽，战战兢兢地活着。

我闭上眼睛就看见你与我这样并肩坐着。

你问我：“黎梦，怕吗？”

我回答：“不怕。”

其实，黎诺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很害怕。我的身体，只要再往前挪那么一点点，就会像蝴蝶一样，飞不到沧海，便摔得粉身碎骨。

你说：“黎梦，跳吧。”

你以飞蛾扑火的姿态，纵身一跃，便离开了我，离开了这个荒

诞的世界。

我做不到你这样的勇敢。所以，我这一生，都在忏悔，为何会眼睁睁地看着你离开？

我失去了唯一的你。这是，上帝对我最大的惩罚。

从此之后，没有人，再提起黎诺这个名字。谁也不会知道，黎诺丢下的妹妹，到底，去了哪里。

原来，被遗忘，这是你为我做的，最后一件事情。

第一章



时间分崩离析，相爱只是一时，
一转身，却是一辈子的分离。

一

二〇〇九年五月十二日。

这一天，对于十六岁的黎梦来说，本与往常没有什么不同。

父亲吃完早饭，照例开车上班，顺便送自己去学校。他还答应放学后，带她与姐姐黎诺一起逛商场。

所以，他的失踪，并没有预兆，亦没有暗示。

一切都完美得毫无漏洞。

然而，当她推掉男友梁澈的约会，站在校门口等父亲时，却迟迟没有见到他的影子。

她打电话给父亲，竟是关机。她虽习惯父亲常常为一些莺莺燕燕而放自己的鸽子，却纳闷为何姐姐的手机也始终无人接听？

天气这样诡异，明明晴空万里，却陡然间乌云密布，接着便下起来倾盆大雨。黎梦只好躲在屋檐下，直到雨稍稍小了点才自己坐公交车回家。

她打开家门，没来得及擦掉脸上的雨滴，便看见满屋的狼藉，以及瘫坐在沙发上的姐姐。她以为家里被盗了，可是，姐姐却轻声地说：“黎梦，爸逃了。”

黎梦怔怔地看着姐姐脸上的泪痕。

她奔到父亲的房间。

床上的被子还像往常一样，叠得整整齐齐，衣服也还一丝不乱地挂在衣橱里，唯一不同的是，打开后还没来得及关上的保险箱，空荡荡的，什么也没有了。

黎梦的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
年少的她不懂姐姐嘴里说的非法集资事件，但这一刻她恨死了父亲。她彻底明白，父亲是个极其自私的人。他带走了所有的存款，

以及金条，却将巨额债务抛给了她们姐妹。

她与姐姐被找上门来的债主逼得胆战心惊，却无能为力地缩在角落里，紧紧地抱在一起。

那些人，拿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，甚至包括她们的储蓄罐。

后来的债主，不死心地将家里翻个底朝天，并扬言，三个月内拿不到钱，就放火烧了这栋别墅！他们不解恨地摔碎了锅碗瓢盆，愤愤离开。

黎诺流着泪收拾了残局，对仍然在瑟瑟发抖的黎梦说：“别怕，姐姐会想办法的。”

“办法？”

黎梦不相信地看着姐姐，她也不过大自己几岁，她能做什么？

她颓败地退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却怎么也想不明白，自己金碧辉煌的人生一夕之间便断壁残垣。

接下来，她与姐姐该怎么办？

她还只是个孩子啊！还在憧憬着，与梁澈一起去巴黎读大学，一起参加工作，一起到老。

可是，现在……

她无助地将头埋在了被窝里，号啕大哭起来。

二

莲城高中的下课铃声在五点四十五分准时响起，而那群女生也一如既往地围剿着恍如天神的梁澈。

“梁澈，又出新书了，给我一本签名版的呗。”

“就是，要附带签名照哦。”

“梁澈，拿了稿费，晚上请我们搓一顿吧！”

梁澈可怜兮兮地将求救的目光投向了黎梦，黎梦却始终低着头，

心不在焉地收拾起书包，离开了教室。

好不容易脱身的梁澈气喘吁吁地赶上来，敲了敲她的头，嗔怪道：“平时恨不得在我脸上打上标签，今天怎么了？”

黎梦没有接话。

梁澈看出她的异样，问：“真的生气了？”

“怎么会？”

“那你怎么怪怪的？”

黎梦搪塞道：“可能是要离开莲城了，有点舍不得姐姐。”

“傻瓜，我们去巴黎读书而已，又不是不回来。再说，这一时半会儿，还走不了呢！”

“我只是，多愁善感了点。”黎梦的眼圈还是忍不住地红起来，她掩饰着，然后将头靠在了梁澈的肩上。只有这样，才不会让他看穿她的心事。

梁澈轻轻地拍拍黎梦的背：“那你好好地陪陪姐姐，我约姜潮打球去。”

黎梦点点头，她看着这个美少年无忧无虑的背影在夕阳的折射下明晃晃地耀眼着。他有着明媚的未来，以及对他们的巴黎之行喜悦的期许。她该如何告诉他，她已从白天鹅变成了丑小鸭，再也飞不去美丽的天空。

那些关于彼此的承诺，似乎，她不得不爽约。

别说，出国的各种费用她已负担不起。眼前，最要紧的就是解决父亲留下的债，可是，即便抵了她们的别墅，她也无力偿还。

想到这个，黎梦的心就变得慌乱无章。

而这两天，黎诺总是往外跑，黎梦问她，她却总是支支吾吾的。

直到有一天，她失魂落魄地跑回家，一言不发。黎梦再怎么问她，她始终只是流泪。黎梦慌了，不停地追问。

黎诺终于说出口：“我好像怀孕了，我去找那个人，他不认……”

黎梦这才知道，姐姐想的办法就是出卖自己。可是，她却误入了那个叫沈瑞安官员的陷阱。她失了身，却一无所获。

他压根没有打算帮黎诺还那笔债。黎诺一次又一次地去求他，他却始终拖延推搪。

小小年纪的黎梦不知哪里来的勇气，拉着黎诺，去了沈瑞安的家里。

她一辈子也忘不了沈瑞安丑陋的嘴脸。他恶狠狠地扫开黎诺缠在他胳膊上的手，叫道：“谁知道这个孩子是不是我的？少拿孩子要挟我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要钱没有，要么你就等孩子生下来，我们去做亲子鉴定。”

黎诺跪在地上泣不成声，她苦苦哀求道：“我求求你，帮帮我，我妹妹还这么小，她不能被这个家拖累。你答应过我，帮我还了那笔债的……”

“呵，这话你也信？在床上骗骗你这个小女孩的。”沈瑞安冷冷地说，转而从口袋里数了数两千块，丢在黎诺的面前，“这钱拿去打掉孩子。再买些补品给自己养养身子。我算是尽力了！”

“你当我是什么？你当我是什么？”黎诺突然发了疯似的冲上去，揪住了沈瑞安的衣领。沈瑞安恼羞成怒，将她一把推开。

鲜艳的血像罂粟花一样，醒目而灿烂地从黎诺的大腿处汩汩而流，黎梦既慌张又悲愤。她冲上去用牙齿咬住了沈瑞安，痛得他撕心裂肺地大叫，似乎用尽了全力扯开她，一巴掌打了过去。

黎梦的一颗牙就从嘴里蹦出了一块。她擦掉自己嘴角的血迹，忽略了自己的疼痛，拿起手边的花瓶狠狠地砸了过去。

她看着倒在血泊中的沈瑞安，吓得魂飞魄散。她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力量，将虚弱的姐姐抬出了他的家。

黎诺被送进医院的时候，已经流产了……

医生给她做了清宫手术，让黎梦好好照顾她。

黎梦在她的床边坐下，看着姐姐憔悴而消瘦的脸庞，心疼得直掉眼泪。她顾不上去想，沈瑞安这个禽兽是死是活，她只想姐姐快点好起来。

可是，姐姐大抵是太累了，所以她睡了很久，才醒过来。

她睁开眼睛对黎梦说的第一句话，是：“牙，疼吗？”

黎梦努力地将眼泪倒了回去，她说：“我不疼。我知道姐姐疼。”

可是，姐姐的疼只是瞬间，而她必须代替姐姐，一生疼痛。

心理上的疼痛，远远大过于身体的疼痛。因为，它没有止痛药可以医治。

而，黎诺，当她从天台跳下去以后，就不会觉得疼了。

三

黎诺从医院回来，便开始没日没夜地做着噩梦，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醒着还是睡着了。她因受了太大的刺激而变得恍恍惚惚。

黎梦很害怕，她总劝慰她，似乎没有什么效果。

一日，黎梦夜里醒来，竟发现黎诺光着脚丫呆站在自己的床沿边，一言不发。

她吓了一跳，赶紧将姐姐拉上床。

黎诺眼神绝望地看着她，幽幽地说：“妹妹，既然这世上容不下我们，那我们就去天堂。”

“姐姐……”黎梦惊恐地望着姐姐。

“黎梦，你愿意和姐姐一起走吗？”

“姐姐去哪儿，我跟到哪儿。”黎梦只得连哄带骗地应诺道。

黎诺欣慰地笑了。

黎梦以为黎诺只是脑子不清醒，随意说说，她没有想到的是，她真的上了天台。

她在天台上悬空而坐，惨烈地笑。

她说：“黎梦，那些人说，好好活着，因为我们会死很久。可是，你没有死过，怎么知道活着比较幸福呢？”

黎梦恐慌地望着她，她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好并肩与她坐在一起，附和着她，想趁机哄她下来。

可是，一切都已来不及。

黎诺就这样以飞蛾扑火的姿态，纵身一跃，便离开了黎梦，离开了这个荒诞的世界。

黎梦撕心裂肺地叫着她的名字，然后，捂住了双眼。惊恐的泪水顺着她的指缝潺潺而流。

她用力地抱住了自己，一点一点地小心翼翼地往后挪，然后跌坐在地上。巨大的恐惧与无助像洪水一样淹没了她，她颤抖着身子，不知自己该怎么办。她甚至不敢再向下看一眼，与姐姐，做最后的告别。

惊恐的叫声、警笛声、救护车、嘈杂的噪音，是她听到的最后的声音。

这个世界，一片混乱，而她的脑袋，早已一片荒芜。

她做了很长很长的一个梦。梦见父亲很疼爱她，梦见她与姐姐还像从前那样相亲相爱，梦见她快乐地与梁澈去了巴黎。

醒来的时候，她躺在医院里，身边坐着忧心忡忡的梁澈，还有好朋友姜潮。

“姐姐呢？姐姐在哪儿？”她急急忙忙地爬起来。

他们赶紧制止了她，小心地扶着她躺下。

梁澈担忧地望着她：“黎梦，姐姐……已经去了，你要坚强。”

黎梦的泪川流不息地涌出，她要怎么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？她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？明明，她们该幸福地、平安地生活在一起。

梁澈拿出一张法院传票，嗔怪道：“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！我们可以一起解决。你放心，我爸爸是大律师，他会帮你打赢这场官司的。”

黎梦接过来，看了一眼，鼻子一酸，却哽咽着说不出来任何话来。

她不知道是自己幸运，还是沈瑞安幸运。他居然没有死，他在医院住了半个月，已经全然康复。

黎梦以为他会因为黎诺的死而生出一丁点的愧疚。可是，他没有。否则，他怎么还冠冕堂皇地将自己告上了法庭。

姐姐的死，让黎梦一夜长大。

她无法像同龄人那样快乐与纯净，她唯有将自己变得冷漠才能强大。

既然上帝给了她灾难，那么，她唯有勇敢承担。

她将父亲平日里送她的名牌包、手表，以及首饰都拿去网上拍卖掉，凑了点钱，请了个律师。

她没有让梁澈去求他的父亲，不是她不信任梁澈，而是，她不想她是以这种难堪的身份来与男友的父亲相见。

这是她仅存的一点点的尊严。

四

沈瑞安衣冠楚楚地在法庭上红着眼眶，歉疚现在的年轻女孩有多么不检点，诱惑不成，便诬陷他强暴，连同妹妹一起将他打成重伤。言辞间多是憾叹。

坐在被告席上的黎梦，抑制不住地咆哮道：“你这个禽兽不如

的家伙，你害死了我姐姐，还告我恶意伤人，你怎么不去死呢！不去死呢！”

观众席上一阵骚动。所有的人都在议论，到底谁是谁非。沈瑞安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却始终表现得理直气壮。

他怕什么？有钱有势，请的是最好的律师，不信赢不了这官司。

法官敲了敲法槌，厉声训斥道：“肃静！”

所有的人都失了声，黎梦的愤恨便在这无声的氛围中更凸显得幽怨。

辩护律师柔声说：“黎梦，不用害怕，把案发当天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出来就好。”

可是，她毕竟还只是个十六岁的孩子。即便底气十足，在这威严的地方，依然胆战心惊。她的眼慌乱地朝四周望去，视线变得模糊，大脑一片空白。却在这个时候，她陡然看见了梁澈。他坐在观众席的最后面，朝着黎梦鼓励地笑，示意道：不要怕，我一直在。

黎梦努力地让自己平静下来下来。她开始努力地回忆当天的每一个细节，复述给法官听。

说到最后，她已泣不成声。

观众席又是一阵骚动。所有的人都开始倾向于黎梦，指责这个男人的无耻行为。

主控律师却单枪直入地问了黎梦一个问题：“你姐姐黎诺与我当事人床上交易的时候，你在不在现场？”

这样敏感的话题让年少的黎梦一阵脸红：“怎么可能？如果我在事情就不会发生。但是，姐姐告诉我，她不是自愿的，她是……”

“你只需回答，在或者不在？”控方律师打断她的话。

“不在。”黎梦无奈地回答。

“那就是说，没有证据了？你只凭黎诺一面之词便认定我当事